

藏身盒

向威◎著

向威◎審

真白學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藏身盒 / 向威著. — 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80142-822-6

I. 藏… II. 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7712 号

藏身盒

作 者: 向 威

责任编辑: 韩海涛

出版发行: 华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

电 话: 010-82885151

邮 编: 100083

电子信箱: huayip@vip.sina.com
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
开 本: 660×980 1/16

印 张: 13.5

字 数: 150千字

版 次: 2007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07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42-822-6/I·389

定 价: 23.00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◎ 作者简介

向威，女，80后生人，自由职业者。曾发表多篇童话、悬疑作品。恐怖小说处女作《藏身盒》（原名《藏尸盒》）一经问世便荣登论坛人气冠军宝座，被评为2006年度十大恐怖经典。



关于这个故事的评论：

“在色泽靓丽、一尘不染的很纯净的空间中来描写鬼和讲述鬼的故事，让我眼前一亮，必要的地方很吓人！同时故事又很凄美，让我感觉到不是为了吓人而吓人的……不像很多无聊的鬼故事写手，只是写得阴森森麻兮兮而已。很有特色！”

——李大奶奶

“我一直很认真的看，最后很清楚地弄明白了全文的主旨和很多细节，文字照应得很完备！写得真的很用心！故事我很喜欢。”

——网友me-salamander

“文章到此，横跨古今，颇有《Forrest Gump》的感觉。”

——网友“夜飘零水流连”

出版策划



钟文

010-59282926

xzwwk@263.ne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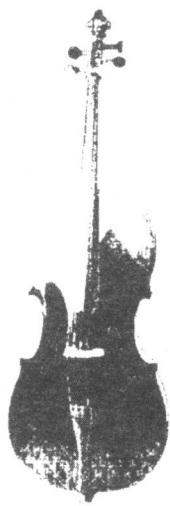
更多资讯及投稿 www.zhidaoguan.com

责任编辑：韩海涛

装帧设计：春天工作室

<< 引 子

我睁开眼睛，面前耸立着一扇样式极其古老的木门，门上雕刻着一些兽头的花纹，岁月的侵袭使得这些花纹渐渐斑驳，看不清原先的模样。随着门的开启，一缕灰尘噼噼啪啪地落下，阳光像入侵者一样闯进我面前这个还未显露出全貌的房间——我看到涂了暗红色油漆的木地板、延伸向其内无边的黑暗。



一丝光亮割破了黑色的球状穹隆，刺痛了我所有的感官。我听到沉重的颤音“嘭”地落到地上。这是梦，冗长而无伤的梦，它只有一个内容：一个女人渐渐出现在黑暗中，一瞬间，挤压得满满的黑暗被分割成了立体的。她背对我坐着，怀中抱着大提琴正在演奏，琴的声音听起来布满灰尘。这不是轻松的音乐，那拉琴女人的身影湮没在阴影中，只能看到她脑后发亮的发髻……

……我愿意永远睡着，永远置身于这与我体形相当的怀抱。

<< 目录

CONT



ENTS

- 第一章 脂粉 / 1
- 第二章 梁上书 / 21
- 第三章 燕雀鸿鹄 / 37
- 第四章 旧照片 / 59
- 第五章 剪青丝 / 79
- 第六章 咬痕 / 101
- 第七章 红舞鞋 / 116
- 第八章 藏尸盒 / 158
- 第九章 皇后终曲 / 185

第一章 脂粉

晚上，躺在床上，风从打开的窗子吹进来，纠结着那股幽香，恍惚间有了一种美好的感觉，总算有一个像样的栖身之所了。正当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，突然，一种奇怪的声音响了起来：

“啪——啪啪——啪——”

我以为是自己的幻觉，或是邻居家发出的什么声音，很快就会消失。然而这声音却并没有消失，反而越来越响。声音慢慢地穿过了我的门，一直来到我的床前，我听见清晰的脚步声，甚至还有轻微的喘息声。

我终于想起了在哪里听到过这种声音，这是小孩儿踢毽子的声音。

“啪——啪啪——啪——”

一下又一下。

“啪——啪啪——啪——”

孤独的毽子声一下下响着，就在我耳边，然后渐渐转移到头顶。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听着这声音逐渐在头顶消失，想起白天拖着疲累的双脚在街上寻找空屋，终于看见这家院门口贴着“有房出租”的字样——

房东是个少言寡语的婆婆，听我说要租房，便引我来到这间发出苦涩的灰尘气味的房间门口，打开门。

看着这间古旧的屋子，我不禁有些后悔，轻唤了一声：婆婆。

这时，一直走在前面领路的房东转过头，用她那双混浊的眼睛盯着我，目光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

做什么？

这条街上是不是有什么香料铺子？我刚才就闻到了一股香味儿，真好闻。我想尽量多的和她交流。

哦……街角住了一个孤老头子，古里古怪。每天一个人躲在家里弄什么花啊粉儿的……你不要管什么香味，先看房间怎么样？她似乎根本不吃我这一套。

这个阴沉的老太婆抓着手电筒在房间里四下扫射。我几乎来不及看她指示给我的地方。只能小心翼翼地跟在她身后，仿佛除了她走过的路是被打上了安全标记以外，其余全都是万丈深渊。

过了一会，双眼才渐渐适应了黑暗，看清房间里的陈设。我望着墙上几块白色的方形印记，很明显那里原先是挂照片的地方，颜色比周围的墙面稍浅。

婆婆，这房子原先住的是什么人哪？

这是人家的事情，不好说的。

房东的声音变得更加沙哑，提到房子的历史，她似乎变得很暴躁，嘴里残缺的牙齿“咯咯”地相互摩擦着。我不敢再继续问下去，于是走到窗边，试图打开那一扇扇木制的百叶窗，却被老太婆的怒喝声吓了一跳：

先不要开窗！

房东猛地把手电筒移到自己的脸下方，白炽的光束猛然照在她那沟壑纵横的脸上。

她走到窗边，一把拽上了刚被我推开一条缝的百叶窗：想开窗的话，你就租下这间房子，等我走了以后再开。

怎么样？租不租？房东不耐烦地催促着我。我犹豫着，这是我唯一租得起的一间房子，我现在迫切需要一个住的地方。

好吧，我租下了。

就这样我从这个古怪的房东手里租下了这栋老洋房东面的耳房。能立刻离开这个老太婆，我轻松了许多。正当我送她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她猛地转过身，埋藏在松弛浮肿的眼皮中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睁得滚圆，以威胁的口气对我说：

我警告你，千万不要打开那个黑色的大衣橱，不然……

她没有告诉我不然会怎么样，只是恶狠狠地竖起皱巴巴的食指向我晃了两下。

当我把简单的行李一件件搬进房间的时候，房东那张苍白瘦削的脸

始终隐藏在二楼的门廊柱后窥视着。她就住在我头顶那层楼上，我有点怕她，可是我不相信这个行为怪异的老太太有什么恶念，一定是因为孤单得太久，才致使她对陌生人有一种野兽般的戒备。我相信，时间长了，她一定会放下对我的戒备，慢慢地温和起来。

白天的清洁工作累得我满头大汗，可是每当抬头的那一个瞬间，总能闻到那股气若兰麝的香味儿。那种味道冷冷的，却能够钻进人心里似的。想起房东说过的话，一个老人自己在家里制作香粉，仅通过想象，就能感受到一种香艳的凄楚。可谁知到了晚上竟然又会出现这么多古怪的声音，引起我种种恐怖的幻想。

现在想来，这么草率地租下这房子，可能真的不是个明智之举。

在不安的气氛中我睡着了。劳累了一天，按照常理来说，我不应该做什么梦。可是就在失去意识之后不久，我那双本该安眠的耳朵却听到了一个来自院中的、幽怨的女人的声音。

那声音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，可是我相信，她一定就在院子里的某个地方，吟唱着一曲本该是节奏欢畅的京剧小调。可是，没有了钟鼓齐鸣的伴奏，加上深夜里的孤独回音，它听起来就格外哀怨。就连欢乐的节奏本身也是一种凄惨的陪衬——

行行走，
走行行，
信步儿来在凤凰亭。
……①

那女人的声音若有若无，我却听得字字分明。我太困了，眼皮像被胶水粘住一样无法睁开。可是我实在好奇，究竟是谁在院子里唱？肯定不会是房东婆婆，她的声音没有那么甜润丰腴。

到底是谁？

正当我感到疑惑而又恐惧的时候，有一只手慢慢地从我那没有关上

① 节选自传统京剧《卖水》“表花名”唱词，有删节。下文同。

的窗户伸了进来！

那是一只雪白的、上面戴着宝石戒指的手，留着长长的、染成深红色的指甲。她进来了，从窗户伸手进来拨开门闩。门随着微风被开启，我听见一种仿佛瓷器磕碰在地面上发出的清脆响声。我想睁开眼睛，但是却睁不开。房间里弥漫开了浓郁的香气，紧接着，她开始“嚤嚤”地啜泣。

“谁来帮我呀——”她的声音既真切又缥缈，“我好惨啊——”

别哭，别哭了！我挣扎着想从梦中醒来，却始终摆脱不了沉重的倦意。

“帮帮我，让我见他一面吧——”

我毛骨悚然，因为她已经来到了我的床前。我不知道她要对我做什么，而我只能安静地躺着，动也不能动。

接着，我感到手中多了一样东西，冰凉而又坚硬，像是个盒子。可我仍然醒不过来。

“我这一生有愧于他，求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，告诉他，我还在等他。”

4 这时候，我终于挣脱了梦魇的牢笼，猛地睁开眼睛。房间里一片漆黑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，我的房门打开着，呼呼的风不断地灌进来。我追了出去，看见一个飘忽的影子正在院子的角落里，恍惚间我看出那是一个女人，步态优雅轻盈，一倏忽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只看到了她的背影，却闻到她身上那阵似有似无、极其芬芳的气息。直到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渗出热汗的手上紧握着一样东西。

我回到房间里打开灯，发现手里真的有一个雕刻精美的银质首饰盒，上面布满古老而又繁琐的花纹。首饰盒紧紧地锁着，我打不开它，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。而刚才发生的离奇事件却让我久久不能平静，这么说真的有人来过？她让我把这个盒子交给谁呢？

清晨的阳光透过浅黄色的窗帘射进房间，在日光下我才看清楚这间房子的全貌——除了一张桌子和墙上已经停走的挂钟以外，几乎是一间空屋。我的目光最终落在了藏在角落里的黑色的大衣橱。这是一个老式的、用乌木做的橱子，简单利落。我看不出这个橱子有什么奥妙，但一想起房东告诫我不要打开它时的神情，这个普普通通的黑色衣橱就开始散发出神秘的光彩。我起身梳洗，听见院子里有扫地的声音，走出去，只见房

东婆婆正拿着一把与她身形极不相符的大扫帚吃力地一下下扫着地。

“婆婆，我来帮你扫吧！”我走过去帮忙，却被她拒绝了。

“不用不用，这是我每天要扫的，不然心里不舒服。”

我退到一边，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学生。

“您真爱干净！”我想和她攀谈，看着她一身黑衣黑裤又拿着扫把，不禁想起童话故事里的女巫。我忍住笑问：“婆婆，这里有什么地方卖伞吗？”

“伞？”房东婆婆听到这个字仿佛被针扎了一样直起腰，“干什么？”

“您昨天不是说秋天很容易下雨吗？我还没有伞呢，我想去买一把。”

“我不晓得，你要买就自己去街上找找。”她回答得如此生硬，我只得讪讪地靠在一边，不知道自己究竟哪里得罪了这个脾气古怪的老妇人。我抬起头，看看自己租住的这栋老洋房。它也许出自某位浪漫的设计师之手，然而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现实的熏陶后，那原本洁白的墙壁被熏黑了，精雕细琢的二楼栏杆也如同老人残缺的牙齿一样七零八落，空出的缺口被胡乱地用各种铁条或木板补上，就连楼梯也重新用碎木板拼过，只剩下一些门头窗边的石雕还暗示着它曾经的风采。从这栋老宅子的维护来看，房东婆婆的生活过得并不富裕。我很好奇，她这么大年纪的老人为什么不跟自己的儿女或孙辈同住呢？

这时候，房东扫完了地，望着一脸疑惑的我开口问道：“你不是要到街上去吗？”

我这才想起刚才跟她搭讪的话题，赶紧回答：“噢，我一会儿就去。要我帮您带什么东西吗？”

房东佝偻着腰，一边慢慢蹿上二楼，一边冲我摆摆手。

天气尽管晴朗，然而苍白的太阳仿佛在躲避云层的吞噬般晦暗不明。我口袋里装着昨晚偶然得到的那个精美的首饰盒，在这个陌生的小城街头打转，尽管是周末，街道上人却很少。街两旁有很多精致的店铺，大多都关着门，里面光线幽暗，不知道究竟是卖什么的，充满了神秘感。这时候，我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，仿佛一条无形的线，线的那一端系着充满诱惑力的饵料，召唤着我向其靠近。我忽然想起房东婆婆口里那个住在街角的怪老头，原来我转来转去，又走回了自己住的那条街！这个小城简直像一个

迷宫，一不留神就会走失。

带着强烈的好奇心，我循着香味向前走去，直至街口一户紧闭的老宅门前，香味就是从这里面传出来的。可是，这毕竟是私人的宅邸，我不能贸然闯进去，只能站在门口，透过那被熏得乌黑的木板门缝隙往里窥视。

里面的光线很暗，我几乎看不清屋里的陈设，只看见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盏光线昏暗的台灯亮着，有一双手在灯下快速地研磨着什么东西。我好奇极了，把肩膀抵在门上，想看清里面的动静。这时候，门突然发出一声巨响，里面的人显然被这个声音惊动了，站起身朝这边走来。

我的心怦怦乱跳，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逃跑。我扫视了一下面前的这条巷子，狭长而寂静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。就算跑，他追出来也能看见我。于是我决定站在原地，向主人道歉。

一阵蹒跚拖曳的脚步行至门前，乌木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，一张苍老的面孔仿佛悬空在黑暗之中一样出现在我面前。他是一个看上去至少百岁的老人，着玄色大褂，就像从古代的画中走出来的老者一般。望着他，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，于是战战兢兢地鞠了一躬：“对不起，我想看看里面有什么，打扰您了。我没有恶意的，对不起！”

老人带着肃穆的神情上下打量了我很久，终于有些嗔怪地说：“你这孩子，要是好奇，干吗不直接敲门进来？”奇怪，他的声音温柔绵和，简直像个和蔼的老祖母。我偷偷地抬起头看了一下这位老人，尽管苍老，可他的面容却很和善，一点儿刻薄的样子也没有。

“进来看看我的宝贝吧。”他边说边一瘸一拐地将我引向室内。

在主人的邀请下，我踏进了这个充满香气的世界。屋子里的光线虽然幽暗，却布置得古雅大方，收拾得干净整洁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房间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和盒子。

“老爷爷，我总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，听说是您做的香粉发出来的？”

“呵呵，你闻到的香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。”老人指着靠墙的一个博古架。

顺着他的手指，我发现木质的博古架上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小盒子，每一个盒子都精美绝伦，有漆做的，有金属雕刻的，还有丝缎包裹的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我能看看吗？”老人点点头，笑容可掬地取下一个盒子递给我。

我打开那个盒子，里面盛放着一种极其细腻的粉末，呈青白色，还散发出一种淡淡的珠光。这些粉末发出一种难以形容的香味，令我痴迷。

“原来是香粉啊，这些都是您自己做的吗？”我惊叹。

“嗯！这是老朽多年研制出的工艺，用上好的湖粉、石粉，结合时令混用米粉、豆粉作为基础，再选用白兰花、茉莉花、珠兰、玫瑰等鲜花浸染，加以适量冰片、麝香，制成既有花香又有保健作用的各种香粉。而且，还添加了我的特殊配方，不仅对皮肤好，而且还有特殊的功效呢！”老人眯起狭长的双眼，微笑着对我说。

我忽然想起昨晚得到的那个锁着的银盒子，心想老人一定见多识广，不如让他帮我鉴别一下。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银盒递给老人：“您看看这个盒子，这是我偶然得到的。”

看到我手中的银盒，老人突然浑身颤抖起来，脸色也变得苍白。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赶紧扶他坐到一旁的太师椅上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用颤抖的声音问道：“这个盒子……你……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”

我无法解释自己得到这个盒子的途径，也解释不清楚。看老人激动的样子，我忍不住问：“这是您的吗？”

他老泪纵横地双手捧着那个盒子，端详了许久，终于点点头：“是我的，是我送给主子的。”

我疑惑地看着老人，心里猜想着他身上究竟背负着什么样的故事。过了很久，老人的情绪才渐渐平缓下来，他起身走到一旁的老式铜喇叭唱机边，摇动手柄。

“你这么年轻的孩子一定不爱听京剧吧？”

“我爱听。”我赶忙辩驳道，“我喜欢那些唱词，非常美。”

老人放下了一张黑胶唱片，邀请我聆听那来自一个多世纪之前的声音。

随着唱机里放出的那舒缓的京剧唱段，我发现自己仿佛走入了一个距离现在很遥远的时代，从那里开始有一个故事，随着面前这位老人的娓娓叙述，慢慢展开——

老人家世代都是手艺人，由于父亲是打制首饰的能工巧匠，便被招进一户满清贵族——富察氏家中，专门为其家眷制作首饰用品。那时候，老人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幼儿，母亲早死，只有父亲一个人带着他，也没给他起大名，只叫他福生。恰巧这户贵族家的妾室也刚诞下一名女婴，起名青容。两个孩子虽然是在同一所宅院里长大，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：一个是千金小姐，另一个却是低等下人。

福生从小就被派去做青容房里的杂役，两个孩子因为年纪相仿，倒也能玩到一起。他们虽然一个是主、一个是奴，可深宅大院压抑不住孩子纯真的天性，时间长了，两人渐渐成了朋友。就着样，他们无忧无虑地长到了十二岁，可谓青梅竹马、两小无猜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福生的父亲由于吸上了鸦片，身体大不如前，手艺也越来越差，终于被扫地出门，流落街头。父亲被赶出富察氏家门后，福生也不得不跟着父亲过起了沿街乞讨的生活。

原本住在大户人家的福生虽然没有享过什么福，却也能吃得饱穿得暖，现在突然之间沦落到这种地步，每天还照顾一个几乎是废人的父亲，他的心仿佛被冰冻起来一样。而最让他无法忍受的，就是再也见不到青容小姐，听不到她那银铃般的笑声了。

这个少年本以为自己的命运将被锁死在耻辱的桎梏里，任何人都不会再给他重拾尊严的机会了。可是有一天，正当他跪在路边乞讨的时候，一阵清新的香味唤醒了他的记忆。

“福生，是你吗？”熟悉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，他不用抬头就知道是和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青容小姐。可是他不敢抬头看她，因为他现在衣衫褴褛、形容猥琐，实在没有脸面见她。

福生不肯抬起头，青容知道福生一定是因为窘迫才不愿看见自己，于是她让随行的下人放下一张银票：“我知道你现在很难为情，才不愿意看见我。这些钱足够你回去做个小生意了，什么时候愿意见我了，就托人捎个话吧。”说完婷婷而去。

望着青容远去的背影，福生脸上只剩下两行热泪。他在心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重新活出人样儿再去见青容。就这样，他拿青容给自己的钱作本钱，开始在店里给人家帮工打制首饰，手艺虽然不如自己父亲从前那么

高超,但也足以谋生。

凭着祖传的手艺,福生渐渐能够养活自己和父亲。他心里永远都不会忘记是谁让自己绝境逢生,重新活得像个人的。他暗下决心,一定要亲手打制一件像样的礼物送给青容小姐,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。

正当福生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,他父亲的鸦片瘾又犯了,他禁不起旁人的怂恿,没几天就把福生刚刚赚来的一点钱用在吞云吐雾上了。福生为此痛苦不已,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,一天晚上,父亲抽完大烟,昏头昏脑地倒在路边,一辆疾驰而来的洋车从他身上轧了过去……

一夜之间,福生成了孤儿,并且连仅有的一点点积蓄也付诸东流。

当生活的逆境再一次把这个少年打垮的时候,他在绝望中又想到了青容。如今他已经成了孤家寡人,只要能见到他儿时的好朋友,他情愿回到原先做杂役的那户人家。于是,再次卖身成为富察氏家奴的福生,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可以和青容再像小时候那样,可是他忘记了他们已经长大,已经到了别人认为授受不亲的年龄。那时候,他还不懂什么叫做“爱”,只盼望着能见一见处于深闺中的青容。

终于有一天,正在井边打水的福生见到了他梦寐以求的青容小姐——她丢失了自己的宠物猫,焦急地四处寻找。看到福生,青容虽又惊又喜,脸上却也多了一抹羞涩。她已经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,不再是小时候四处疯跑的小丫头。

两人坐下叙旧,听福生谈起自己的遭遇,青容小姐唏嘘不已。福生从怀里拿出自己日夜带在身边、专门为青容小姐打制的一个雕花银盒,羞赧地请她接受这份并不值钱的薄礼。

听到这里,我惊讶地盯着老人手中那个雕刻精美的银盒,原来这个盒子里还埋藏着这样的故事。

在那个时代,一个妙龄少女一旦接受了一位年轻男子的馈赠,不论礼物贵贱,都意味着两人之间已经定下了某种割舍不去的联系。于是,这种朦胧的情愫开始在两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之间慢慢滋生。然而一场无妄之灾如同暴风骤雨般降临到他们头上,把刚刚生出的爱情的幼芽扼杀在了摇篮里。

当时,每隔三年,皇帝就要挑选一批血统纯正的贵族官员家的年轻女

孩儿进宫，经过层层筛选，如果哪个女孩子足够幸运，就可以长伴天子身边，甚至母仪天下。虽然时局动荡、侵略者的炮火已经轰得当权者的地位摇摇欲坠，可是这个腐朽的传统却仍在继续。

青容这一年刚满 13 岁，并且是满族镶黄旗贵族的女儿，她没有任何悬念地被选为秀女。对于这样一个充满梦想年龄的女孩子来说，能够走进皇宫，获得成为贵妃的机会当然是梦寐以求的。然而，她天真的心里并不知道这将意味着失去终身的自由乃至幸福——嫁给一个比自己父亲还要年迈的男人，而且很有可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知道这个男人长什么样子。

就在青容带着幻想打点行装准备进宫的时候，福生却万念俱灰。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，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——他要随着青容一同赶往京城，一同进宫。不同的是，作为一个男孩，他踏进皇宫唯一的方法就是净身做太监！

那种痛苦和耻辱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，可是，福生并不后悔这么做。只要能跟青容在一起，能够在一旁保护她，他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

一直生活在南方、娇生惯养的青容刚一来到皇宫就因水土不服，身上长满了疥癣，原先光滑粉嫩的脸庞变得又红又肿。看到她的样子，服侍她的下人以为她得了什么传染病，全都不敢靠近。眼看青容的生命岌岌可危，福生暗中收集了各种偏方，用大黄、甘松、白芷、良姜、广木香、月桂皮、洋冰、侧柏叶、松香、麝香等 20 余种药材炮制成香粉香脂送给青容。用了福生精心为自己炮制的香粉，青容的疥癣果然渐渐好转。这时她才知道，福生为自己做出了多大的牺牲。初尝皇宫里尔虞我诈的青容后悔自己贪慕虚荣，而且对这位儿时的伙伴渐渐心生爱意。可惜，悲剧已成定局，再也不可逆转，这对年轻男女的一生注定不能厮守。

听着老人用平静的声调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此残酷的往事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这时，唱机里传出的声音显得更加沙哑：

三月里，
是清明，
人面桃花相映红。
人面不知何处去，